

# 北美文学在路上

黄 蓉

**摘 要：**以路为喻而发掘文字的可能性是西方文学的重要书写方式。本文梳理2017年北美文学的主要作品及思想大潮，指出路上母题是把握该年度北美文学主流的切入点。故此，本文首先回顾希腊-希伯来传统之中对于路的刻画，进而分析路在北美文学史上的位置，并以2017年度北美文学为例，具体阐释路的意象在个案文本之中的体现，最后结合世界形势，点明以路为眼观察北美文学的意义。

**关键词：**北美文学 2017年 路

## 一、西方文学的路上母题

“路”(road)一直是西方文学的重要母题。追本溯源，行路的过程无论是在希腊文学还是在希伯来文学之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希腊文学的名篇，荷马史诗《奥德赛》是返乡主题的源头：

那位机敏的英雄，  
在摧毁特洛亚的神圣城堡后又到处漂泊  
见识过不少种族的城邦和他们的思想；  
他在广阔的大海上身受无数的苦难，  
为保全自己的性命，使同伴们返家园。

……

这时其他躲过凶险的死亡的人们  
都已离开战争和大海，返抵家乡，

唯有他一人深深怀念着归程和妻子，  
被高贵的神女卡吕普索，神女中的女神，  
阻留在深邃的洞穴，一心要他做丈夫。  
但岁月不断流逝，时限已经来临，  
神明们终于决定让他返回家乡，  
回到伊塔卡……<sup>①</sup>

诗行中，在路上成为了返家乡的对立面。家乡代表着回归家园，代表着亲人团聚；行路则与漂泊关联，与艰难的考验相伴。旅途虽然可以丰富见闻，但途中一定会伴随有考验、苦难、灾祸、斗争、凶险甚至是死亡。即便有“神女中的女神”眷顾，但相较于返回家乡的憧憬，高贵的女神也不过只是障碍的一种。路途的终点也会令路程的性质发生变化。虽然都是人在路上，但确定目的地的归家和不知所往的漂泊对于游子的意义迥然不同。归家是幸福的国度，对于家的渴望消解了归途的一切障碍。

古希伯来文化中，也有一段著名的旅行故事。《圣经·出埃及记》里，上帝如此告诉摩西：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sup>②</sup>

① [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② 《圣经》，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年，第54页。

聚居异乡的以色列人遭受当地统治者的压迫与奴役。异乡的土地只有困苦和哀声，伴随着统治者的压榨。离开成为了某种隐喻，象征着对苦难的脱离。“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承诺了某种理想的生活，而“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则暗示着时间上原本应有的传承。上路释放出积极的信息，成为了反抗与追求的标志。

两希文化为西方文学埋下了关于上路、旅行、终点的意义之种子。此后的世纪里，文学不断探索着路上的内涵，文学家如拓荒者开辟出丰富多彩的路径。高文骑士代表着骑士时代的英雄之路；堂吉诃德则秉持着文艺复兴的冒险精神；鲁滨逊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漂泊回归；唐璜承载着浪漫主义的游历理想；流浪的哈克贝利看尽美国世情……上路既存在个体追寻、解脱、复归的层面，又有着集体、社会、国家认同的层面（这种认同不一定总是正面的认同，也有在反面的批评中所展现的根源性认同，譬如20世纪美国“垮掉的一派”所创作的一批公路小说）。有论者便指出：

……西方旅行/拓荒文学传统包括荷马的《奥德赛》、伏尔泰的《赣第德》、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在这些叙事中，旅途的作用是矛盾的，它既是一种批判性的社会观察模式，也是一种征服的模式。<sup>①</sup>

其实，旅途的矛盾不止在于置身事外的观察和介入干预的征服之冲突，还在于终点象征的结束和途中所代表的行动之间的矛盾，更有人与自然、个体与集体、近处和远方、家园与异乡、瞬间与永恒等一系列矛盾。某种意义上说，古往今来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矛盾都可以在路上文学里得到体现，而路上这一状态赋予了各种矛盾不同的形态，这便

<sup>①</sup> David Laderman, "What a Trip: The Road Film and American Culture", *Journal of Film and Video*, Vol. 48, no. 1/2, 1996, pp. 41-57.

是路上文学与往往设置在某一固定所在的非旅行状态之下的文学之间的最明显区别。

在北美文学中，路的意象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这首先与新大陆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美国被称为“公路之国”，一战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建设了超过30万英里的州际高速公路。<sup>①</sup>众多的高速公路之中，通车于20世纪20年代的66号公路（Route 66）无疑是美国公路文化的代表。鲍德里亚认为，美国文化的四大要素是“空间、速度、电影、技术”。<sup>②</sup>66号公路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这四个字的结合。该公路全长超过4000公里，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城斜穿而上，直达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蒙尼卡（Santa Monica），连接了沿途八大州、三个时区的巨大空间。随着汽车工业的全面崛起，飞驰穿越美国的公路旅行一度兴起，66号公路也就成为了“美国流行文化的象征”。<sup>③</sup>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驾车驶入高速公路，“多年以来，66号公路一直是美国乐观精神和现代主义的代表”<sup>④</sup>，而电影艺术则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潮流，派生出了独特的公路电影（road movie）这一子类型，并在技术不断更新的背景下持续产生极具影响力的作品。66号公路在美国文学中也并未缺席，斯坦贝克在名作《愤怒的葡萄》就将其形容为“母亲之路”。<sup>⑤</sup>可以说，66号公路是美国路上文化的集中体现，在承接西方传统的路上主题之外又为之加入了现代的元素。

不同于美国，加拿大的路网建设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但加拿大也不乏横穿大陆的高速公路。路的主题对于加拿大来说，更多的时候并不在于路上的意义或沿途的探寻，而是立足于终点的希望。将加拿大

① “North America”, Britannica Academic,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3 Nov. 2017, academic.eb.com/levels/collegiate/article/North-America/110716, accessed 3 Jan. 2018.

② Jean Baudrillard, *America*, Chris Turner trans. (London: Verso, 1988), p. 100.

③ “Route 66”, *Britannica Academic*,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5 Jun. 2010, academic.eb.com/levels/collegiate/article/Route-66/488693, accessed 3 Jan. 2018.

④ Sandi Wheaton, “Route 66”, *Windsor Review: A Journal of the Arts*, Vol. 45, no. 2, 2012, pp. 97–113.

⑤ John Steinbeck, *The Grapes of Wrath*, Kindle edition (Penguin Books, New York, 2006) .

与旅途终点相联系的是19世纪为美国南部黑奴提供进入加拿大成为自由人机会的地下铁道（Underground Railroad）。据估算，当时大概有4万至10万名奴隶借助地下铁道而获得自由。<sup>①</sup>事实上，地下铁道只是一种比喻，用以指代所有从蓄奴州进入自由世界的途径。然而，一旦将自由与终点联系，作为地下铁道终点的加拿大便有了类似于《出埃及记》中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许诺的“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的意味。自由的召唤可以在群体中激发难以想象的反响，有作者描绘了人们对于加拿大的向往：“消息传过镇上的厨房与马厩，传入了乡村，传进了肯塔基的激流。消息四处流传，直到南方所有的奴隶们同唱起一首新歌谣：‘在加拿大，有色人种是自由人。’”<sup>②</sup>道路本身并非加拿大在路上的意义，道路的尽头和自由的开端才是加拿大在路上文学之中最为核心的象征。

## 二、北美的路上文学

北美文学中的路上文学近年成为一道风景。加拿大一直以道路尽头的希望之地而闻名，但这一年的总督奖（Governor-General's Award）却颁给了一部看似美式的公路小说。乔·托马斯·海因斯（Joel Thomas Hynes）凭借《某夜我们都将在梦中燃烧》（*We'll All Be Burnt in Our Beds Some Night*）获得了最佳英文小说奖。美式公路小说一般以主人公漫无目的的游历为故事线，通过描写旅途的见闻来揭开时代的面纱，展示人们的生活。《某夜我们都将在梦中燃烧》一方面秉承了这个传统。总督奖评委会颁奖词认为，“他那人捧腹却又让人困惑的旅程从圣约翰持续到温哥华，难以忘记，充满悲剧，但最终却是出类

<sup>①</sup> “Underground Railroad”, *Britannica Academic*,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3 Mar. 2014, academic.eb.com/levels/collegiate/article/Underground-Railroad/74229, accessed 3 Jan. 2018.

<sup>②</sup> Karolyn Smardz Frost, *I've Got a Home in Glory Land: A Lost Tale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Kindle edi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拔萃”。<sup>①</sup>另一方面，约翰尼的旅行又有着一个现实的目标，即将意外身亡的女友的骨灰撒落在加拿大各地。离开家园的理由是突如其来的打击所造成的创伤，这同欧洲大航海时代或美国西部时期对于未知的主动探索完全不同。这种以离开作为疗伤的线索更符合当代人的心境。此外，海因斯选择约翰（John）作为主人公的名字，暗示着主人公的普通：

怎么啦，老约翰？

说呀，到底怎么啦？你怎么了啊？可怜的约翰。敏感的约翰。这样的一副模样。怎么啦你？想想吧。我们的约翰——我们的约翰是怎么了啊？<sup>②</sup>

这一段话中，说话人使用了昵称，句子都是短句，还有多处不符合语法标准的口语化处理。同时，言辞之间完全没有距离，甚至还有几分指责的意味。“我们的约翰”点明了说话人和约翰的亲密关系。这样一个对话可能随时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在左邻右舍间。于是，读着读着，约翰似乎成为了读者的一员，最后读者就在约翰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随着故事的推进，“海因斯不断在‘你’和‘他’之间翻转，直至二者的区别消失殆尽。这一犀利的手法迫使读者进入约翰的脑中，再一次地提醒我们，我们也可以成为他”。<sup>③</sup>约翰是所有人的代表，他为了每一个人而上路，他背负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创伤。简而言之，《某夜我们都将在梦中燃烧》代表着普通人的流浪之路。

① “2017 GGBooks Winners Announced”, *The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 1 Nov. 2017, <http://canadacouncil.ca/press/2017/10/ggbooks-2017-winners>.

② Joel Thomas Hynes, *We'll All Be Burnt in Our Beds Some Night* (Toronto: Harper Perennial, 2017), p. 1.

③ Alix Hawley, “Review: Joel Thomas Hynes’s *We’ll All Be Burnt in Our Beds Some Night* Is a Breakneck Novel”, *The Globe and Mail*, 12 May 2017,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arts/books-and-media/book-reviews/review-joel-thomas-hyness-well-all-be-burnt-in-our-beds-some-night-is-a-breakneck-novel/article34967152/>.

文学里的路延展至美国。首先是一部“奇书”，《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2016年收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没想到不到一年，同一本书又被普利策奖相中，荣获桂冠，获奖速度之快以至于“中国版的作者介绍上都没能写上这个重要的获奖信息”。<sup>①</sup>这样一部从题目便能“一目了然”看出故事内容的小说，如何具有这般影响力？《地下铁路》的故事并不复杂，怀特黑德设想了一条真正存在于地下的自由铁路，让主人公沿着这条道路，从蓄奴的南部穿越美国，抵达自由的北方。可是，纯粹的历史回顾是历史学家的主业，而非小说家的追求。《地下铁路》其实是披着历史的外衣，在讲述今日美国的故事：

她的故事里，伊赛、西多和其他人都摆脱了奴役，在宾夕法尼亚城里过上了自由男女的生活。她有一次偶然听到了两个白人谈论那个地方。当阿贾里背负太重，压得她支离破碎的时候，这些幻想给她带去了安慰。

这一头是踏上地下铁路之前的你，另一头是走进阳光的崭新之人。

呼啸而过之时，记得看看外面，你就会发现美国的真实面貌。<sup>②</sup>

几段引文足以说明《地下铁路》的美国主题。首先是族裔问题。黑人奴隶的求生意志竟然来自于对白人谈话只言片语的阐发与幻想。后殖民研究早已揭示，黑人之黑不过是白人的赋予。怀特黑德更进一步，指出连黑人的自由和梦想也可能来自白人。第二个引文强化了路的意义，建立起道路即自由的联系，将路作为个体改头换面的通道。但道

① 晏文静：《普利策小说奖作者来了，他聊了聊纽约、梦见僵尸和写作》，《好奇心日报》，2017年7月24日，<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43309.html>。

② Colson Whitehead,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Kindle edition (New York: Doubleday, 2016).

路之外还有更多的内容，这就指向了本书最重要的主题——美国的面貌。这一点具体体现在主人公辗转各州时的所见所闻。随着行程的推进，自由也逐渐失去了原初的意义。奴隶们往往认为自由便是终点，然而自由之后到底又该何去何从？本书结尾，终于进入北方的女主人公并没有兴奋，甚至并不快乐，反而开始思索逃亡的代价。怀特黑德透过他对历史之路的崭新演绎，叩问着当代美国人的理想与信仰。

2017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则授予了一部融入了美国南方哥特传统的公路小说。杰丝米妮·瓦德（Jesmyn Ward）表示，自己深受路上小说传统的影响，从小时候的荷马史诗到之后读到的《我弥留之际》《愤怒的葡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sup>①</sup>小说《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Sing, Unburied, Sing*）向大师致敬，但如评论指出的，文本的“声音完全是瓦德独有的”。<sup>②</sup>该书讲述了母亲带着儿女驾车穿过南方去和出狱的父亲团聚的故事。一路上，多声部的叙述中除了有母亲和一双儿女的声音之外，还有已经去世的祖父母，甚至是对动物和物体声音的描写。路上小说虽然以路为故事的载体，但其核心往往会脱离道路本身，使得路在现实之外又获得了隐喻或象征的内涵。《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便体现了路上小说的这一特点，评委表示，本书“扣人心弦又感人至深，令人窒息。经由纯想象的生者与逝者，这一部公路小说（road novel）脱离了道路，进入了更加广阔的故事，那就是在几十年前和在此时此刻身为一名南部农村的美国人分别意味着什么”。<sup>③</sup>瓦德小说中的路连接了家庭的成员，连接了生死，连接了地上的空间，也连接了古往今来，最终呈现了社会百态。

最后，若要评选一名2017北美文学年度人物，玛格丽特·阿特伍

① “2017 National Book Award Winner, Fiction”, *National Book Foundation*, <http://nationalbook.org/nba2017-winner-fic-ward-sing-unburied-sing.html#.WjSMN6EYw18>, accessed 3 Jan. 2018.

② “Sing, Unburied, Sing”, *Simon and Schuster*, <http://www.simonandschuster.com/books/Sing-Unburied-Sing/Jesmyn-Ward/9781501126062>, accessed 3 Jan. 2018.

③ “2017 National Book Award Winner, Fiction”, *National Book Foundation*, <http://nationalbook.org/nba2017-winner-fic-ward-sing-unburied-sing.html#.WjSMN6EYw18>, accessed 3 Jan. 2018.

德 (Margaret Atwood) 应该当之无愧。作为“加拿大的文化女皇”和世界级的影响作家,阿特伍德不需要介绍。<sup>①</sup>可是,阿特伍德实在有太多身份:媒体明星、公共表演者、文学批评家、社会历史学家、环保主义者、人权发言人、政治讽刺家、神话创造者和漫画家。<sup>②</sup>2017年,阿特伍德在沉甸甸的荣誉簿上又添上了两笔:首先是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颁发的伊凡·桑德罗夫终身成就奖;其次是《时代》影响世界的百大年度人物,成为上榜的唯一一名女作家(本年度总计只有两名作家上榜,另一名作家则是怀特黑德)。作为绝对的高产作家,阿特伍德笔耕不辍,但该年收获世界目光的却是她1985年的旧作《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这部早已经成为现当代世界经典英语小说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冲破集权统治的女主人公。近半个世纪以来,《使女的故事》催生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如果从路的角度出发,至少可以有解放之路、自由之路、女权之路、平等之路等解读途径。此外,颇有幽默感的阿特伍德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美国女性还是有希望的,希望在于逃奔加拿大的秘密交通线——地下铁道。<sup>③</sup>《使女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也正是通过地下铁道才获得了自由。2017年《使女的故事》的再流行,除了同名改编电视剧的成功之外,其实也是时代的象征,因为“每一次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不仅意味着一次再创造,而且意味着一次后结构主义意义上的‘重述’……其常新刚好在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语境下的一再重读,或曰再阐释”。<sup>④</sup>当前,最受阿特伍德关

① Suanne Kelman, “The Cultural Queen of Canada: How the Country’s Most Famous Writer Balances Creation and Celebrity”, *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 21 July 2013, <http://reviewcanada.ca/magazine/2013/07/the-cultural-queen-of-canada/>.

② Coral Ann Howells, “Introduction”, in Coral Ann Howell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garet Atwood* (Toron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1.

③ 转引自《阿特伍德+怀特黑德两位作家入选〈时代〉周刊2017年世界最具影响力一百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shcpg.com.cn/sjcb/bkview.aspx?bkid=271758&cid=806551>, 2018年1月3日。

④ 戴锦华:《写在前面》,见〔美〕罗伯特·斯塔姆、〔美〕亚历桑德拉·雷恩格编著:《文学和电影:电影改编理论与实践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注的现实无疑是美国的政治现实。丁林棚认为,“《使女的故事》是最能体现阿特伍德政治思想的一部作品”。<sup>①</sup>阿特伍德谈到本书的再流行时,同样也认可了当前政治因素的作用。她表示,在特朗普治下,“我们不再生活于奇幻小说之中”。<sup>②</sup>言下之意是,她这本基于真实历史所创作的虚构小说在当代的现实中又一次得到了最直接的验证。

### 三、“路”的思考

可以看出,北美文学似乎有一种对于“路”的再思考。这一种思考承接了西方文学的行路传统,发扬了北美文学的路上特色,更引入了对于当代道路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并非空穴来风。在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终身成就奖颁奖仪式上正式发表领奖词之前,来自加拿大的阿特伍德以玩笑的口吻说:“我非常、非常、非常高兴能站在这里,因为他们让我通过了边境。”<sup>③</sup>阿特伍德讽刺的自然是美国日益收紧的边境政策,听众的笑声和阿特伍德调皮的笑容一起成为了对道路封闭的强大抗议。“道路——如旅行叙事里的定义——持续促成了超然自我的再出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路就是奇迹的场所。”<sup>④</sup>当作为奇迹场所的道路被迫中断,人们长久以来的“移动即自由”的理念必然促使人们踏上征途,开始反抗,如同拓荒时期的开拓者与战后“垮掉的一代”的旅行者所做的那样。

① 丁林棚:《自我、社会与人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的文化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8页。

② Sam Gillette and Kim Hubbard, “Margaret Atwood on Why The Handmaid’s Tale Resonates in the Trump Era: It’s ‘No Longer a Fantasy Fiction’”, *People*, 5 May 2017. <http://people.com/books/margaret-atwood-talks-handmaids-tale-trump-era/>.

③ “Margaret Atwood Acceptance Speech”, *C-Span*, 31 May 2017, <https://www.c-span.org/video/?c4671825/margaret-atwood-acceptance-speech>.

④ Deborah Paes De Barros, “Driving that Highway to Consciousness: Lat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Travel Literatur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Alfred Bendixen and Judith Hamera,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28–243.

从北美看世界，2017年的世界形势同样不太平静。联合国表示，在非洲，世界正面临194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sup>①</sup>从各个区域看，欧洲的难民危机持续；英国退出欧盟后引发连锁反应；美国先后退出《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风险控制网站（ControlRisks.com）给出了对于2018年政治局势和安全局势的预测，两个预测的结果都不令人安心。<sup>②</sup>不好走的路催生出了更多的路上文学，因为文学总是在新形势下诞生、发展、壮大。有论者说：“从空间旅行、虚拟旅行、全世界难民和移民的‘跋涉’中产生的故事毫无疑问将会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发扬这个文类。”<sup>③</sup>可以确定的是，路成为了文学的隐喻，文学的路还将继续延伸。

① “UN: World Facing Greatest Humanitarian Crisis since 1945”, *BBC*, 11 Mar. 2017.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39238808>.

② “RiskMap 2018”, *Controlrisks*, <https://cdn-prd-com.azureedge.net/-/media/corporate/files/riskmap-2018/maps/riskmap-map-2018-uk-web.pdf?modified=20171208130003>, accessed 3 Jan. 2018.

③ 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 “Introduc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3.